

一生創偉業，更惜後來人

——記陳省身院士

陳永川

陳省身教授在數學上的卓越功績早已載入史冊，而他對年輕一輩的關懷和愛護則是有口皆碑，佳話頻傳。本文將主要介紹我是怎樣受益於陳先生的幫助和鼓勵，略表我的感激之情。

一、認識陳省身教授

我認識陳先生的經過頗為曲折，我一直視其為一大奇蹟。那是1986年春天。陳先生應邀到四川大學和成都科技大學演講。我當時是四川大學數學系二年級的碩士研究生。由於涉世不深，不知不覺地陷入了難以擺脫的是非之中。眼看前途渺茫，不禁仰天長嘆。恰巧，陳先生在四川大學的演講中談到了對年輕人的支持和鼓勵，使人大為感動。我的好朋友曾鵬（和我同年級的研究生）於是產生一種衝動：素聞陳先生樂於助人，何不試試請陳先生解救我於困境之中。主意已定，但遇到一個技術性問題。陳先生行程很緊，每次演講聽眾成百上千，加上無人介紹，實難找到和他談話的機會。曾鵬於是靈機一動，想到我們已別無選擇，只好由他寫一封誠懇的信把我作一介紹，盼望陳先生能伸出熱情之手。這封信遂成了我的第一封推

荐信。信完成以後，怎樣把它交給陳先生又是一個難題。正好，陳先生第二天在成都科技大學還有一個演講。當陳先生步入演講廳之時，圍觀者甚眾。這時曾鵬走上前去，呈道：「陳先生，這是給您的一封信」。這一情景一直令我記憶猶新。雖然今天回想起來，一切都很自然，但是在當時，這需要足夠的勇氣。

我們焦急地等了幾天，陳先生終於請四川大學數學系轉告我，希望和我談談。我當時的喜悅和興奮，實難用言語來表達。就這樣我認識了陳先生。

二、「年輕人最需要的就是幫助」

在第一次和陳先生的談話中，他對年輕一代的關懷溢於言表：「年輕人最需要的就是幫助」，「即使你是一個天才，但在西藏就很難發財（才）」。陳先生十分強調導師和環境的重要性。而這正是我當時所要追求的兩個目標。我盼望第二年能離開四川大學到美國學習組合數學。結果，在陳先生的熱心幫助下，我的夢想變成了現實：我找到了理想的環境——麻省理工學院，難得的導師——Gian-Carlo Rota教授。然而，我還有一個真正的難題，就是怎

樣「離開」四川大學。在大陸，要離開一個地方，有時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時，陳先生又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來信告訴我，願意幫助我聯繫到南開數學所，以放我過關。幸運的是，在好幾位友人的幫助下，我終於輾轉離開了四川大學，於1987年秋天來到了MIT。然而，陳先生的一片愛心，却使人難以忘懷。

三、訪問南開數學研究所

1986年夏天，我在陳先生的建議下去訪問他親手創辦的南開數學研究所。同時我也見到了陳先生。儘管我事先不知道此行的明確目的，但我離開南開時，不由自主地感覺到了不虛此行。簡言之，我的確是開了眼界，長了見識。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陳先生道出了他的治學經驗：「遇事要樂觀，有空多讀書」。對於陳先生的此一金玉良言，我深感如獲至寶。實際上，他的這一告誡使我這幾年來受益不淺。

我們談到了大陸數學家陸家羲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區組設計的研究，在解決百年難題之後，積勞成疾，英年早逝。陳先生對此頗有感慨。他十分理解一些大陸數學家面臨的種種困難，比如，學術才能得到肯定，研究條件的落後，以及生活上的艱辛。為此，陳先生除了盡力發現和幫助有潛力的年輕人以外，還慷慨解囊，捐出他多年的積蓄，資助南開數學所，以及用於研究人員的生活津貼。縱然無人能以個人的力量資助大陸所有的數學家，陳先生的高尚氣節，可謂難有先例。陳先生不僅以個人的成就鼓舞着年輕的一代，而他無私的奉獻精神也感動著我們每一個人。

陳先生喜愛武俠小說，如果把數學界和武林類比的話，那麼我的這次南開之行可算是第一次涉足江湖，而且還拜見了一代宗師。

四、四年之後

我初到MIT時，感覺到的完全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巨大的環境變化以及激烈的競爭使我不時地懷疑自己能否成功地完成學業，不負陳先生的希望。我有幸遇到Gian-Carlo Rota教授，他不僅是位傑出的數學家，盡職的導師，還是一個高尚的人。他對中國文化有很準確的理解。例如，他懂得中國人內涵的氣質和微妙心理。Joseph P. S. Kung曾告訴我Rota教授自從收了中國學生以後便喜歡上了中國菜。在Rota教授的指導下，我在MIT度過了快四年，完成了學業。這時我心裡才鬆了一口氣，同時更是充滿了對陳先生的感激之情。為此我將自己的一篇論文獻給了陳先生，總算是對他的幫助和鼓勵有了一點交待。

五、任重道遠

1991年1月，我在陳先生Berkeley的家中再次見到了他。對加州而言，那是初春的清晨（陳先生習於早起）。先生依舊是精力旺盛，談笑風生。Rota教授有時也談到，陳先生顯得非常年輕。先生的家裡光線格外明亮，輝映出先生的深邃與活力。這次他的話題仍然是怎樣支持和幫助年輕的一代。先生語重心長地說道：「以後的道路，還要由你們年輕人來完成」。我明白，先生關心的遠遠不只是某一些人，而是整個中國數學的未來。

致謝：作者感謝王子俠教授的寶貴意見。

——本文作者任職於

美國 Los Alamos 國家實驗室——